

红孩子的故事



20

I2

红孩子的故事

武汉大学中文系编

李敬一 (1)

刘朝东、李忠报 (16)

张冠华 (27)

黄启义 (34)

李忠报 (43)

刘朝东 (50)

四年合 (61)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54.9, 32开, 800字, 0.15元

目 录

红伢	李敬一 (1)
送钱	刘朝东、李忠银 (16)
狭路相逢	张冠华 (27)
小明	黄启义 (34)
安福参军	李忠银 (43)
红莲	刘洪德 (53)
两个红薯	田华谷 (61)

喊他“红伢”。

红伢刚参加游击队的时候，还不满十二岁。他，矮墩墩的个子，挺结实，走路学游击队叔叔们的神气，浑身透出一股虎生生的劲头；一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嵌在他那圆圆的脸上，叫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机灵的孩子。别看红伢年纪小，可他是在狂风暴雨里长大的呀！红伢出世才八个月，因家里断了炊，母亲到湖里摘了几个莲蓬，被湖霸活活打死了。十岁那年，父亲担任农民协会主席，又被土豪领着“清乡”的白匪军抓去杀害了。后来，反动派扬言要斩草除根，到处找红伢，乡亲们知道了，把他送到六十里外的亲戚家躲了一阵。

红 伢

李 敬 一

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有一支活跃在洪湖边上的红军游击队，这游击队呀，可厉害啦，行动神出鬼没，敌人闻风丧胆，怕得要死。游击队里，有个小队员，他机智又勇敢，叔叔们个个喜欢他，都亲热地喊他“红伢”。

红伢刚参加游击队的时候，还不满十二岁。他，矮墩墩的个子，挺结实，走路学游击队叔叔们的神气，浑身透出一股虎生生的劲头；一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嵌在他那圆圆的脸上，叫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机灵的孩子。别看红伢年纪小，可他是在狂风暴雨里长大的呀！红伢出世才八个月，因家里断了炊，母亲到湖里摘了几个莲蓬，被湖霸活活打死了。十岁那年，父亲担任农民协会主席，又被土豪领着“清乡”的白匪军抓去杀害了。后来，反动派扬言要斩草除根，到处找红伢，乡亲们知道了，把他送到六十里外的亲戚家躲了一阵

子，才免遭白匪军的毒手。小红伢啊，那亮闪闪的大眼，见过了多少不平事，那幼小的心灵中，记下了多少血泪仇！他常常一个人跑到洪湖边，对着浩瀚的湖水寻思：什么时候才能杀尽土豪劣绅和白狗子？什么时候才能报仇雪恨呢？他盼啊！盼啊！终于盼到了这个日子。这一年，湖区又掀起了革命的风暴，共产党领导着红军、游击队、赤卫队打白狗子，闹得可红火啦！红伢蹚湖水，钻苇林，终于找到了游击队，当上了一名游击队员。

打那以后，红伢在叔叔们的帮助下，变得更聪明，更能干了。送情报，搞侦察，摸敌哨，夺武器，再大的困难他都能克服，再大的危险他都不害怕。红伢的故事，在洪湖水乡象风一样传开，白匪军一听到“红伢”的名字就头疼，叔叔们一提起红伢呀，就直翘大拇指。

卖 鱼 送 信

一天早晨，支队长把红伢叫到跟前，对他说：“红伢呀，派你到沙镇去一趟。”说着，交给他一个小纸条，并详细交代了任务和接头暗号，嘱咐他一定要在当天晚上赶回来。

象往常一样，一听说有任务，红伢乐得一蹦老高。队长帮他把纸条塞进一根打空了的竹棍子中，然后用

泥巴糊好。红伢穿上一件烂夹袄，戴上一顶破斗笠，挽起裤管穿着草鞋，用竹棍挑上两半篓鳝鱼，就朝沙镇走去。

沙镇离游击队住的地方有四十多里，前几天驻了一伙白匪军。为了弄清敌人兵力部署和装备情况，以便瞅机会吃掉它，支队长就给在沙镇小学教书的地下共产党员高子明写了封信，要他摸清敌人底细，尽快报告游击队。

这会儿，红伢挑着鳝鱼正在赶路。他怕走大路碰上白狗子，又麻烦又耽误时间，就尽拣小路。一会儿过河沟，一会儿走湖汊，泥里水里，弄得都快成了个泥人了。四十多里路，红伢连走带跑，前半晌就到了。刚到镇西头小桥旁，一个白匪军哨兵拦住他，吼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“卖鳝鱼的。”红伢说着就把鳝鱼挑子送到那家伙面前让他检查。匪哨兵伸长脖子，一双猫眼盯住篓子里，只见泥糊糊的鳝鱼还在动哩。哨兵见红伢满身满脸的泥，一副邋遢相，也不再检查了，捂着鼻子直叫：“快走！快走！”红伢挑起篓子，一口气进了街。

街上冷冷清清，做小买卖的也少了，晃来晃去的，尽是国民党匪兵。红伢看见那些神气舞扬的白狗子，心里恨得直骂：“别神气，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！”可是，他想到有重要任务在身上，也顾不得许多了，只



听他拉着童子腔，边走边叫：“买鳝鱼啵，新鲜鳝鱼——”喊着喊着，来到一个饭馆门口，红伢往里一看，馆子里有几个赶路的人在匆匆忙忙地吃饭；角落里坐着一个穿长褂的中年人，正在喝茶；门口，一个穿便衣的烂眼边的人在转来转去，看样子是国民党的特务。红伢提高了嗓音又喊：“买鳝鱼啵！买鳝鱼啵！”

听到喊声，柜台里走出一个人来，叫住红伢：

“小伢，卖的什么鱼？”

“今天捞的大鳝鱼。”

“有多少？”

“一篓鳝鱼两篓装。”

“全卖吗？”

“对，全卖。”

红伢和掌柜的谈上“生意”了，他们这一问一答，全是暗语。这时，坐在角落里那个穿长褂的人站起身来，问：“掌柜的，茅厕在哪里？”“在后面。”掌柜的头也不抬地答应着，那人就到后面去了。红伢见接上关系了，高高兴兴地挑上簋子跟着掌柜的进了里屋。

掌柜的把红伢带进一间小房，那个穿长褂的人正在那里等他，见他一进屋，就亲热地喊：“红伢！”红伢知道这就是他要接头的高子明叔叔，就急忙从竹棍子里取出信交给他。高子明看完信，对红伢说：“白匪军的情况，我已摸清楚写在这里面了，你赶快回去，把它交给支队长，路上可千万小心啦！”说着递给红伢一个小荷包，红伢把它藏在破斗笠的两层油纸中间，就立刻往回赶了。

红伢挑着空鱼簋，走出饭馆门，门口那个烂眼边的人见高子明进里屋没有出来，贼眼珠在红圈圈里一转，只见他象只饿狗一样钻进了里屋。红伢心一紧，心想：“高叔叔是不是从后门出去



了呢？那个家伙找不到高叔叔，一定要来追我的。”想着，加快了脚步，很快就出了镇。通过岗哨时，匪哨兵见是刚才卖鳊鱼小孩，就没怎么检查，放他过来了。红伢心里正高兴，谁知没走上几步，后面那个烂眼特务果然喊着追上来了。红伢心里叫了声：“坏了！”跑吧，哨兵离他只几步远；躲吧，面前是光秃秃的堤坝，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。怎么办？要是被敌人抓住，搜出斗笠中的情报，不就暴露了游击队的作战计划？红伢越想越急，心里念着：“斗笠！斗笠！斗笠决不能让敌人检查呀！”烂眼特务只离他百把步远近了，放哨的白狗子也“哗哗”的拉着枪栓，喊他站住。红伢望了望堤下滚滚的河水，忽然眼睛一亮：“有主意啦！”只见他干脆停住脚，趁弯腰放鱼篓的时刻，就势一低头，风把破斗笠刮到河里去了，斗笠顺着他回去的方向，飘游直下。

这时，那烂眼特务“呼哧、呼哧”地喘着粗气，赶上来了。红伢笑着迎上去，问：“你要买鱼吗？”“什么买鱼，卖鱼，你这小东西，八成是共匪的侦探！”那家伙一边吼，一边揪住红伢衣领，浑身上下搜查，一件破夹袄被撕得稀烂，一条单裤捏了又捏，鱼篓被踩扁了，竹棍也折断了……，敌人没有从红伢身上搜到半点东西。这时，红伢故意装出一副呆里呆气的样子，

说：“先生，我只会抓鱼，可不知道什么真炭、假炭啊！”那家伙还不死心，象只恶狼一样，围着红伢左三转、右三转地看了半天，最后才不得不把他放了。

摆脱敌人，红伢就往回走，只见他不时地膘一膘河里的斗笠，嘿，人在堤上走，斗笠水中飘哩。转过一道湾，看不见敌人了，他捞起破斗笠，一看，那荷叶包还稳稳地夹在里面。红伢夹着斗笠，撒开步子，一路上哼着“当兵就要当红军”的歌儿，回到了游击队。

母鸡换枪

不知经过了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战斗，也不知消灭了多少白匪军，游击队里的枪枝弹药越来越多了。每当红伢看到叔叔们背着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枝，心里就象开了锅的水，翻腾得可厉害啦，他想：“什么时候我也要亲手从白狗子手里夺过一枝枪来！”

这一天，支队长派红伢到杨树口去侦察敌情。吃过早饭，红伢换了件干干净净的大布短褂，穿上双青帮白底布鞋，打扮成走亲戚的模样，手上提着竹篮，篮子里装着五十个染了红的熟鸡蛋，就出发了。穿过十里苇圪，岸边就是杨树口。红伢一步一步朝村里走

去，还没到村口，冷不防从大杨树后边窜出一个白匪军哨兵，端着枪拦住红伢要检查，明晃晃的刺刀，差点儿刺到红伢的胸口上。白狗子掀开盖篮子的布，见是满满的一篮鸡蛋，涎水一下子流了出来，伸手就往篮子里抓。红伢装出很害怕的样子，说：“老总，我姐姐坐月子了，这是我妈妈叫我送去的，老总手下留情，少拿几个吧！”“他妈的！吃几个臭鸡蛋还罗嗦个没完，滚！”那家伙边骂边往衣袋里装鸡蛋，连壳也不剥干净就吃了一个。红伢趁机混进了村。

傍晚，红伢完成了侦察任务往回走，篮子里装着一只老母鸡。说来也巧，上午抢他鸡蛋的那个匪兵，又在大杨树底下站岗。红伢见那家伙端着枪，象要吃人的样子，不禁火冒三丈，心想：“狗东西，上午我是要进村去执行任务，来不及同你纠缠，这会儿叫你尝尝你红爹爹的厉害！”（当时白军怕红军就象老鼠见了猫一样，他们管红军叫“红爹爹”哩！）红伢看清附近只有这一个哨兵，大眼睛一眨两眨，一条妙计就出来啦。

走到哨兵跟前了，那白狗子凶声凶气地喊：“站住！篮子拿来检查。”好家伙，白狗子吃鸡蛋吃惯了嘴，点名要检查篮子了。红伢双手把篮子抱在怀里，打着哭腔说：“老总，我妈妈病得厉害，我姐姐舍不得吃

这只鸡子，让我带回家去的。”白狗子听说有鸡子，心里更痒了，抓住红伢就要抢。红伢一下子蹲在地上，全身扑在篮子上面，说什么也不给。哨兵拉了半天也没拉开，就干脆把步枪靠在杨树上，用双手揪住红伢的衣领。这时，红伢把绑鸡腿的草扯断，白狗子一揪衣领，他顺势往后一仰，老母鸡“咯咯”地飞出了篮子。白狗子见老母鸡飞了，扑上去就抓，哪知一下子没抓住，摔了个嘴啃泥。那家伙爬起来又去捉鸡，红伢见时机已到，一蹦站起来，抄起白狗子的步枪就往前面苇坑边跑。等到白狗子发觉丢了枪，红伢已跑出一百多步远了。哨兵这时也顾不上捉鸡，扯开破嗓门直叫：“枪！枪！我的枪……”丢了枪可要掉脑袋呀，那家伙心里一慌，跑也跑不稳了，脚下一绊，一个趔趄又摔倒在地上。这时，红伢立住脚，逗趣地喊道：“老总，别追了！咱拿母鸡同你换啦！”白匪哨兵一听，真是王八颈上插蜡烛——龟火直冒。可是，等他再爬起来时，红伢早钻进苇坑里，无影无踪了。这时，村子里白匪军闻声跑了出来，追到苇坑边，可谁也不敢再往前走半步，因为白匪听说过：“芦苇林，芦苇林，芦苇林中有人行。”况且眼下正是傍晚，他们摸不清有多少游击队埋伏在芦苇林里，于是，胡乱放了一通枪，垂着头、夹着尾巴回去了。

红伢背着枪，连夜赶回支队，支队长正领着大伙唱歌呢：

“红军持枪，人人打胜仗，
打胜仗，归队来，个个喜洋洋。

……………”

当游击队叔叔们听红伢讲完夺枪的经过，高兴得一齐把他举了起来……

摸 鱼 诱 敌

夏天的早晨，朝霞把它那鲜艳的色彩洒到洪湖水乡，绿海一般的荷叶林上，象又被泼上一层金水。湖面上翠绿，金黄，分不清是碧波还是金浪。

这里就是洪湖革命根据地。

水牛垸，这个位于根据地边缘的小村子，二十来户人家。前几天，一股白狗子“清乡团”，象恶狼一样闯进了村，梦想窜犯洪湖革命根据地。

找上门的豺狼还能不收拾掉？游击队早就计划周全啦！

你看，天刚麻麻亮，水牛垸东头的小河汉子里，就有五个小孩在那里摸鱼呢。他们一个个光着膀子，其中有两个还光着屁股，满头满脸都是泥，只看见五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在眨巴着。这会儿，他们正把一条

条活蹦乱跳的鲜鱼往岸坡上扔。一个圆脸的小胖子一边扔，一边领着伙伴们唱着自编的歌儿：

“大鲢鱼，两尺长，
一条就是一锅汤。

吆哟呀嘴咳……”

五个小孩一边唱歌一边抓鱼，有时为了捉一条大的，几个人滚在一堆，闹得可欢啦。这一闹，惊动了在村口做早操的一百多名白匪军，这些白狗子把枪架在一堆，正由一个官儿带着在稻场上徒手跑步。一百多个人拉成长长的队列，象野狼捕食一样，围着稻场团团转；稀里哗啦的脚步声你起我落，乱得就象逃命的羊群；那个当官的扯着破锣嗓子，长一声、短一声地干叫着。跑着，跑着，渐渐地，脚步声停了，匪兵们不走了。开始那官儿还直着脖子吼几句，慢慢地他也不吼了。为什么？他们全叫摸鱼的小孩吸引住啦。早操一停下来，孩子们的歌声又送进他们的耳朵：

“喜头、喜头、肥油油，
煮碗鲜汤润润喉。

吆哟呀嘴咳……”

白匪军一听，那馋劲可就上来了。有的直咽口水，有的涎水流出来挂了半尺长，那官儿不知怎的，双脚不由自主地就往河边走啦。当兵的见当官的动脚了，

“轰”的一声全散开了，别看白匪军打起仗来是熊包，这会儿可比野鹿跑的还快。白狗子一窝蜂地拥到河汉子里，有的抢岸坡上的鱼，有的跳下水就摸。那当官的还鼓着一对铃铛眼，把五个小孩连推带拉地赶上坡岸。圆脸小胖子一边与白狗子抢鱼，一边喊：“老总，这是我们摸的鱼，你们不能欺负人啦！”“他妈的，什么你的鱼！再不滚，老子把你扔到泥巴里捂死！”白狗子吼着，抡起巴掌就要打人，那几个小孩只好空着手，受委屈地哭着鼻子钻进荷叶林里去了。

匪兵们在河汉里、岸坡上抢呀，夺呀，白狗子都变成泥狗子了。突然，一声清脆的枪声在稻场边响起。接着，四面荷叶林中一下子冲出二、三百游击队员，冲锋号一响，打死了村口的几个哨兵，稻场上百多条枪全缴获了。河汉里的白匪军见端了窝，全吓得瘫在泥里。游击队一下子包围上去，白匪军一个个乖乖地举手当了俘虏。

原来，这场战斗正是游击队安排的调虎离山计。头天晚上，游击队就从洪湖里打了很多活鱼，悄悄地丢到小河汉子里，队员们全埋伏在水牛垅周围的荷叶林中，准备夺敌人的枪。队长命令红伢带着几个小孩，第二天一早就去摸鱼，一定要把敌人引过去。刚才，那领头摸鱼的圆脸小胖子正是红伢呢。愚蠢的敌人果

然没有逃出游击队的神机妙算，钻进了游击队布下的天罗地网。

太阳出来了，红伢和游击队员们一道，背着枪，押着俘虏，胜利返回根据地。

展 翅 高 飞

在长江两岸，洪湖水乡，游击队打了一仗又一仗，消灭敌人一批又一批。每一次行动，每一回战斗，敌人都少不了尝过红伢的厉害，吃了红伢的苦头。他们恨透了红伢，想法子要捉住他。可是，红伢在游击队里越学越机智，越锻炼越勇敢，有好几回被敌人逮住了，他都逃了出来，敌人拿他真没办法。

有一回，红伢化装成砍苇子的小孩，身上别了把镰刀，到小丰湖新栏口搞侦察。他穿过了四四一十六个垸子，走了七七四十九里路，到新栏口时，已是后半晌了，完成了任务正准备往回赶，突然迎面碰上一个连的白匪军“清乡”回来。狭路相逢，跑也来不及了。敌人一把抓住红伢，有个白匪军，一眼认出是上次抢他枪的小游击队员，连声叫道：“他，他，他就是那个小赤匪！”一听说抓住了有名的红伢，匪兵们全围上来看。匪连长拎住红伢的衣领，吼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红伢紧闭着嘴唇不答理他。匪连长又吼起来：“你到这

里有什么任务？”红伢仍然紧闭着嘴唇不答理他。匪连长使劲摇了摇红伢，又狂叫着：“你是哑巴不成？”红伢还是紧闭着嘴唇毫不理睬。“他妈的，一问三不知！”匪连长暴跳如雷，举起拳头就要打。这时，只见红伢对着小丰湖喊了起来：“支队长，快从左边抄过来！张叔叔，快从右边包围！”敌人一听，以为真的是游击队来了，“轰”的一声，散开在路旁，全趴下啦。红伢趁匪连长一愣神，挣脱了身子就往小丰湖里跑。

十冬腊月的小丰湖，湖水干了，方圆几里全是一片枯苇林。红伢跑下湖，就往芦苇深处钻。白匪军受了一场虚惊，等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，红伢早跑脱了。匪连长不摸芦苇林的底细，怕钻进去挨黑枪，也就不敢再往里面追了，于是想出一条毒计：他命令白匪军很快包围了芦苇林，在四周放起火来，要把红伢活活烧死在芦苇林中。

火点着了，不多时，小丰湖周围筑起了一道十几里长的火墙，把红伢困住啦。匪连长望着熊熊大火渐渐向湖心烧去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别说是一个小赤匪，就是埋伏有千军万马，我也叫你们插翅难逃，化为灰烬！”他见天慢慢黑了下来，就带着白匪军回去了。

大火象一条巨龙，借助着风势“呼啦呼啦”地向湖心扑去，一直烧到后半夜。